

星空下
丛草间

根

余跃华
著



余跃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根 / 余跃华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54-8815-2

I. ①根… II. ①余…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9261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胡 璇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经纬印业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浙江经纬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行数: 3089 行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万物有情，诗歌通灵

——略论余跃华诗歌的若干关系

彭一田

一、诗集

诗人余跃华生长于浙江天台县，那里仙山绿水、民风淳朴刚劲，是中唐诗人寒山子隐居生活了数十年的地方。寒山子的诗作大都写于天台，他的诗发自内心，随手写在树身上、岩石上、墙壁上。寒山子死后，其300余首诗经桐柏宫道士徐灵府搜集刊印而流传于世。在正统的文学史上，寒山子属于另类，寒山子长期被排斥在所谓“正统”之外。

我稍稍伸展一下：宋元之际，寒山子诗歌随禅宗传入日本并得以流传，受到高度评价。如同禅宗经日本流传，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体系，寒山子的诗后来也由此传入西方世界。寒山子诗歌淡雅、清新，深具通俗、流畅、简明的特质。

生长于天台的诗人余跃华对寒山子崇敬有加，余的诗歌观和作品气质都受到寒山子诗歌的滋养。尤其在怜惜乡土、回归自然等意识方面，余跃华的诗歌能够与寒山子的诗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呼应：浑然天成的九遮山美景、日夜滴响的始丰溪、坐拥白云的华顶山峰，无不洋溢着静谧悠然的气氛与万物禅悟的生机，抚慰“荤素自在，殊途同归”（《道上》）的那颗充满了虚空与宿命的心灵。

问题在于余跃华诗歌谱系所凭借的文化依据在当下时代所能安置的可能性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诗歌推陈出新。自“崖山之后”，汉语言诗歌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和关系嬗变一再处于动荡不安的迁徙流转中，当代尤盛。在长久固化了的文化心理上进行诗歌立意与尝试抒写，是余跃华所处的文化背景的一大特征。对诗人而言，这既是一种“不可为而为”，也是一种“面壁图破壁”的处境之难。可以认为这也是使用汉语言写作诗歌的所有当代诗人的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余跃华的家乡不只有中唐诗人寒山子，在南宋末期也产生了与发生“崖山之役”有密切关系的贾似道的文化维度。就悠久和广泛的文化联系看，贾似道时代与诗歌发生血肉关联的汉语言的嬗变历史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每当社会转型，汉语言就会首当其冲地处于某种影响深远的文化断

裂带上。如果以此种维度来解读具体的汉语言诗歌,则历史上某些诗人避开正统意义上的文化形态(如寒山子),可以置换为“归隐”二字。孔子曰: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至于以这种人生向度为前置条件下的诗人归隐何处,可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但是,余跃华不是隐逸诗人,相反他是一位热忱的、怀有强烈悲悯心的入世者,悲悯即担当。由此,余跃华的作品以富于烟火味的亲和气息突显出来。我们正是在汉语言的现实环境和诗人具体的诗歌条件下来解读余诗所呈现的一切,包括书写气质、审美趣味和精神向度。

二、语言

余跃华擅长使用口语入诗,其主要作品大致可以归入这些年坊间俗称的“口语诗”范畴。十余年来,许多诗者对口语诗的争论久未停歇,见解各异,一定程度上似有水火不容之势,其中一些属于意气之争。接近诗本体学的争论大体有两种:有人认为替汉语擦拭尘垢,化日常口语之腐朽为汉语诗意之神奇,是诗的本初之心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有人认为好诗皆为口语,好诗皆由口语出,诗的生命力植根于口语,擦拭语言上的尘垢云云,皆因诗功不到位而行舍本逐末之技;诗歌到位,如日出雾散,尘垢自动消除。

口语诗之论争一定范围内属于“学院派”与“民间派”的一种对掐,进一步看,其间隐含对“体制”之辨的某种意蕴,其论争的意义已超出了诗歌语言本身。诗人余跃华曾就读北师大作家班,与口语诗名宿伊沙是校友。诗人伊沙同时还具有作家、评论家、编选家、翻译家和教授身份。余诗《鬼》被伊沙收入其打造的诗歌品牌平台《新世纪诗典》(第三季)。余跃华此诗仅5行,为一窥其语言风格和修辞态度,现顺录如下:“出门捕食/蛇母嘱咐蛇子//万一碰到了/夜行的两脚怪/快快逃开”。

《新世纪诗典》选诗精湛,影响广泛,许多诗人对伊沙建设诗歌平台的努力持钦佩态度。我曾在他的微信相册留言:“以一己之力,映照时代之短”。我想要说明的一点是,和那些好凑热闹的诗人不同,我更乐意越过所谓的技法之争去探求诗之真谛,包括诗人的独特性应更多的在于他的修辞立场与态度等等。

寒山子诗曰:“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官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在读余跃华的诗作《这个祖国是姓郑的朋友》时,我想起了上列寒山子的这首诗。

作为隐逸诗人的寒山子，他的归隐并不是出于反社会或反对主流文化价值，寒山子的人生选择和诗歌品质是在他对世事洞察后作出的。寒山子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处于隐居状态，他因外表不羁而被视为怪异，但从他的诗里我们感知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世间的真挚情感与悲悯之心。

要是我远远地喊你 / 祖国，你吃饭了吗 / 你答些什么？// 要是我和五湖四海的人 / 齐声倾诉：我爱你，祖国 / 你的心里有多甜？// 要是我骂你了，祖国 / 讨厌的祖国，懦弱的祖国 / 你痛不痛哭？/ 可爱的祖国，青春的祖国 / 你是一位上进的小伙 / 怎会与我这首调皮的诗过意不去。（《这个祖国是姓郑的朋友》）

比较来看，让人不禁想起“寒山子是学不来的”那句话。“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寒山诗），寒山子是带着对世界的顿悟而归隐的，余诗是带着对人世的深切热爱在呼唤的。指向不同，修辞各异。而热爱与怨恨一样，皆著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尽管余跃华的诗尽量以俏皮的口吻淡化悲切之心。

和此类抒情诗相比，余跃华一些叙事体的诗作更为上乘，《关系》《老木匠》《纸皮核桃》《今心》《捉漏》《难忘》《生意》等都是我看好的作品，可以认定是他的代表作。在这里，口语除了是沧桑岁月给予诗人的巨大馈赠外，诗学上可以细究的一个问题是：口语用于叙事相较于写意可能更具有适宜之处，具有某种似乎“天然”的吻合之便。从显而易见的流行文化层面看，似乎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风格流行开来，而本质上看，这非但不是媚俗，恰恰是更好地对当下的精神世界进行质询，乃至鞭挞的一种叙写策略。风格即策略，例如他的诗集里许多佳作的独特风格。

三、关系

关系是世界的现象和本相，是揭示和把握万物的法门所在。在诗人与世界发生的多种关系里，至少以文化气质、宗教情怀和诗学谱系与诗作最为密切，而最为关键的还是诗人对修辞关系的拿捏与把握。说来有趣，关于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我最早读到的余诗是他大约写于20年前的《关系》：

和尚说：谁和谁没关系 / 和尚说：谁和谁有关系 // 和尚说：谁和谁有一点关系 / 谁和谁不可能没有关系 // 我在蒲团上埋头悟佛 / 可没关系的话 / 不可能不强忍着笑痛的肚皮 // 我问和尚：我和你和尚有没有关系 // 和尚说：我三年

了不出庙门 / 可我与你还是有些关系 // 我想和尚心知肚明 / 只有我仍蒙在鼓里。

从这首诗看,诗人余跃华的切入点是相当高的。诗人机智巧妙地道出了世界的一种真相:和尚也在关系中。进一步说,和尚本就是人和世界发生的无数关系中的其中一环。诗人余跃华从探寻人间世相的宏大题材入手,试图以诗意的言说来把握世界的本相,由诗歌构建人与世界崭新的关系。余跃华的诗呈现着源头性诗人的精神气象。《关系》这首诗可以视为诗人的成名之作。

《关系》《老木匠》和《纸皮核桃》是余跃华作品的三剑客。它们构建了余跃华诗歌世界的基本框架、修辞立场、诗歌气质、精神向度以及诗人与世界关系的定位。这些诗作具有咏叹调的气质,都是边叙边叹,在故事的细节中有机和适度地融入咏叹这一传统的诗歌抒情要素,这使他的一些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美。作为口语诗人来说,抒情并不尽然是底色,在许多情形里抒情是诗人的一种远景,诚如布罗茨基所说,一首诗的抒情性其实就是诗人营造的乌托邦,它能让读者意识到自身的心理潜能。在这里,读者难以不为诗人的隐忍与悲悯动容,尽管诗人以运笔之轻在消减内容之重——诗歌本身已呈现了惊心动魄的世相。

都说我请来的老木匠有些古怪 / 跟着他,来到木材市场 / 心里直打鼓 / 看他能给我选些什么梁木 // 我中意的挺拔顺溜的木头 / 他夹烟的手来回晃悠 / “无筋无骨的东西 / 用不到那上面去!” // 乡亲们说了 / 一等一的师傅不选二等的活计 / 能不依了他满市场逛去 / 那天,颠着暮色运回的一车 / 都是些浑身疙瘩的家伙 // 接着的那些个日子 / 他的汗珠和反复打磨的 / 他那把板斧 / 便在这些家伙身上飞舞。(《老木匠》)

拿起两个,用力一捏 / 起码有一个先碎 / 自然,这个你先享用 / 接着再添一个 / 重新用力 / 也会有一个裂开 / 那便是说 / 最终会有一个在你手中 / 可等着它的 / 是你的牙齿 / 还有手边的刀背,石块或锤子 / 你说是不是。(《纸皮核桃》)

余跃华的诗歌气质具有尽天命、守善缘的自然倾向,他对老木匠(实质上是父辈)的敬畏,对他们生活经验的尊重,显现他为人谦和与自省。余跃华偏爱短章,内敛而简约是余诗的一大特色,同时兼具随意、轻消的态度,这大抵是得了寒山诗的教益。在轻消、自嘲与反讽的同时,某些作品连题目也看似随意置放,并不多加推敲,仿佛信手拈来,换言之不少余诗的题目本身也体现着其弥散性的诗意特点。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意的弥散性不免有散文化之嫌,一般来说散文终止处才是诗歌出发地。以传统手法写就的诗歌讲求物我相融、情景相谐;而现代诗艺面对复杂的社会内容,每每反弹琵琶,别具匠心,以物我紧张、情景冲突、主客离心、时空切换、虚实多维的急剧悖反构成诗作的“多拼图景”,用以呈现世界与人关系紧张的一种文本策略,乃至手法本身就是对世界关系的一个隐喻。

事实上,余跃华一些诗作的文本自足性往往不够强大,但结合诗人的具体立场和写作维度看,可以认为这不是它们的缺憾,相反是余诗的一种特点。余跃华的诗学谱系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他对人世岁月的真切感受和对乡土血脉的钟情不移,而非文化知识的打造与流行时尚的某种乡愿。就这个维度看,余跃华是以本色诗人呈现于世的,这与千余年前的寒山子在文化气质上颇为接近,在诗歌精神与向度上足以共鸣。这一类型的诗人大都遵从我所总结的“诗贵空,诗贵断,诗贵隐,诗贵减,诗莫辨”的诗写原则和要领。总体上看,余跃华正在修为的路上跋涉,他的部分诗作已不同程度地抵近上述境地,如《线球》《弥勒》《月亮》《慕》《蜕》《尘沙》《道上》《客》《屠者》《泥》《时光》《鬼》等,都是佳作。

四、父亲

诗人余跃华以亲情为内容的作品涵盖了他念念不忘的血脉情、结发情、乡土情、佛缘情等,余跃华内心的这些亲情关系是构成他诗学谱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部分诗作大都情感真挚、文笔隽永、心绪透明、乡愁淡远。其中写得最为感人的是关于父亲的篇章,“父亲”是余跃华诗歌的一条词根。从人间的父亲到天上的亡灵,从设想快递员是父亲(如此可以每天见上两回)到天地轮回青菜生长,诗人与父亲亲密无间,从未分离;对父亲的不断发现和反复书写,使得自己和父亲成为灵魂的兄弟。余跃华的这一诗写维度难能可贵,有望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富有源头性精神气质的优秀诗人。

一 老曹是快递员,这七八年/我俩几乎每天都能见面/送货一次,收货一次//签收时匆忙些/说不上一句/黄昏时分,他来收货/边签边装货/总能聊上几句/天气、行情、时事、玩笑

二 两年前的三四年里/我和父亲不一定/每周都能见面/也不一定得多说一些/后来,他走了//生前的他/最好也做快递/每天两次,来我这里/顺便聊些事体

三 现在,每年清明/去看他,也就一次/想多去几次/只在梦里//好在晨

光 / 唤我们起来 / 也擦亮他的碑 / 无病无痛的他 / 来去自在。(《今心》)

在诗人隐忍和仁慈的叙写中,设想大半生是棕匠的父亲此刻正借由他者现身于世,走在乡村小路,重现往昔时光。父亲是一位隐身的诗人,他在作为显身诗人的儿子的外面、诗意的里面,与自己的儿子深情相拥而又默然无语,一如在世的模样。余跃华的这些诗歌叙写是对人间的顺从和认领,生命多么有幸,归途何其美好,他从不曾对生活说过不是。这是宿命的光亮,是与世界达成谅解的温馨,是“我之为我”、来到人世是为了尽缘的缘由,是万物皆佛的襟怀。诗人是与逝者一起活在人间的人,余跃华的诗写内敛克制而又充满温情。

父亲是余跃华诗歌的重要内容,他既是诗人的精神来路,又是诗人的命运构成,还是诗人和故土乡村联系的纽带。在这里,诗人完整呈现了他的命运气质和诗歌才华,换言之,他在父亲身上发现了自己,完成了自我体认。对父亲的思念和牵挂是诗人不停地抒写故土的原因,是诗人不打算离开乡土的理由,尽管乡村的命运在当今已是一个愈来愈沉重的话题。

父亲是余跃华诗歌的一大源头形象,具有精神启示的意义。《捉漏》一诗以细致感人的笔触刻画了捡漏的瓦工诚恳劳作的情景,隐喻性地再现了工匠“父亲”对工艺细节的专注,对家园无微不至的关怀。《捉漏》和《今心》堪称诗人叙写“父亲”的双璧之作。《捉漏》以现场见证的视角,《今心》以追念的方式,都是在他者身上找见父亲,读来感人至深。父亲从未离开人间,一直在古老的家园打理生活。父亲以不同的方式,回到活在世上的后人们中间来,一如既往地表现着他对人间宿命的体认与关照。《捉漏》比《今心》更为意蕴深长,一种定格式的魅力散发镂刻之光。

一 他来时,雨住风新 / 顺着他的双眼伺察 / 屋瓦溜檐,碎裂、侧翻的伤
病 // 从夜雨嘀嗒过的堂前 / 到淋漓不止了的房间 / 天光漏亮的一丝或半片
明灭 / 无不一一捉于指尖

二 搭梯上房,他的工作 / 便在间歇甩落地面 / 噼啪动人的碎瓦声中起落 //
从下往上再自上而下掀开瓦垄 / 像老农把田土翻松 / 完好无缺的,逐一归正理
顺 // 总在直腰喘气的一歇 / 鹰隼般的眼,透视了 / 朽烂塌陷的椽、桁 // 最怕
是“啊呀”他心痛的 / ——歪斜走样的梁 / 久雨霉变的柱心 / 仅凭他的手已无法翻新

三 劳作于天明、天晴 / 脚板下的屋顶 / 一张好瓦,照应了 / 天上人间的神与生
灵 // 他知晓每一个屋顶 / 宿雨、宿鸟 / 也养明月、雷公与繁星。(《捉漏》)

父亲在余跃华的诗中有时是作为集合名词出现的,是他对祖先精神的一种意象性归纳与指陈,与余诗常用的弥散性诗意不同,父亲这个意象属于聚焦式呈现,用以对应古老家园,那里是诗人余跃华的另一处重大关系所在。

五、乡村

乡村既是平民余跃华赖以生存的根系,又是诗人余跃华每天所面对的世界,祖先们操劳于乡村,去世后埋进故土,而“我们多么含蓄/种菜在祖辈入土的泥里”(《道上》)。另一首:“烧着液化气的太阳/递过一把火来/坟像一个个倒扣的锅/年复一年煮着尸骸//这是平常不过的/泥土的宴会/对于像人这样普通的食材/它想做和能做的/无非这一碟小菜”(《菜》)。诗人把太阳想象成燃烧的液化气,把坟墓想象为倒扣的锅,以煮菜的视角比喻大地上的坟墓,盖因祖先们埋在墓里,而后人食用的青菜生长在泥土里。青菜一轮轮生长一遍遍采摘,若干年后这些吃菜的人也会陆续归于泥土,大地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人类的宿命。

结合时代的变化看,乡村在当今的命运给予了诗歌更为复杂的观照。经济大潮中的城市化进程里,乡村所面临的空心化的遭际,使得古老的汉语又经受着重大的嬗变。在农民进城贪官外逃并存的时代现象中,诗人被置身于世事纷乱的复杂之“隔”中,诗人何为的古老问题又一次出现在诗人面前。诗人余跃华多年来在勤劳谋生之余,淡于功利浮名的文本创作和对诗意世界的忠贞守护,让人想起一千多年前的“寒拾问答”:

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有人说诗歌是失败的文体,诗人是一种无关胜败的身份。这当属正常,诗就是一种隐的存在。问题还在于诗人余跃华一直缺少作为同道的拾得和尚,或是亦师亦友的寒山子,他们二者必居其一,余跃华只能选其一。从这一点上说,不知生活在唐时期的寒山子和拾得和尚是否会比今天的诗人更有幸福感?我想说的是,真正的诗歌属于悲悯者;真正的诗人是来人间尽缘的,包括渡人和渡己。

2016年2月于台州

目录



001 | 序 万物有情，诗歌通灵

——略论余跃华作品的若干要素 彭一田

第一辑 星空下

002	五百岁出门看海	022	解恨——恨铁不成冰
003	伍兄弟	023	解放
004	熟路	024	氧气
005	裸云	025	梦——叹号
006	梦——童庆炳齐白石	026	梦——招呼
007	藏品	027	血书
008	乐活	028	安眠
009	老媒婆	029	蓝魂
010	狼伴	030	养
011	硬气	031	月亮
012	不约	032	慕
013	线球	033	圣
014	爱经	034	喜结
015	君子	035	善根
016	草鱼	036	贪
017	老奴	037	回
018	扳手腕	038	窥
019	一游	039	开心
020	空气里捞鱼	040	今心
021	解恨——倒着恨	042	女树



第二辑 丛草间

043	老房子	070	宝贝	093	说
044	蛻	071	关系	094	虎
045	叠	072	惜	095	生意
046	梦——行李	074	酿	096	提问
047	如一	075	雪	097	伏石
048	弦命	077	入微	098	烟云
049	有路	078	客	099	在吗
051	雪春	079	睦	100	行者
052	尘沙（组诗）	080	嫁	101	时光
		081	地龙	102	粉碎机
		082	白	103	堕
		083	疾	104	足
		084	礼	105	笼
		085	埋	106	花
		086	屠者	107	实
		087	短	108	捉漏
		088	菜	110	鬼
		089	途	111	纸皮核桃
		090	美好	112	搬
		092	老木匠	113	冷

114 不看
115 陨石
116 蓝
117 道场
118 开头
119 难忘
121 家山
122 梅
124 恕
125 自己
127 差不多
128 止息
129 待
130 煎
131 幸福
132 丢人
133 拾荒者
134 比翼
135 课本
136 初孕

137 一连串
138 暖
139 催命
140 狠
141 你
142 隐
143 诗盗

144 跋

领悟：贺余跃华新诗结集

陈雪虎

第一輯

星空下

五百岁出门看海

小区的六位婆婆
黄昏有缘
并排坐在酒店门前的
水池边上，她们的年岁之和
五百岁出头

扬花的稻田那边
望过来的夕光
在她们各自的皱纹里
跳出来一个女童

先给这首小诗起个名字——
五百岁聊天，看海
天么，门前不老的稻田
海呢！喏！蓝得魂都要没了的
头顶的这片

伍兄弟

邻居老大哥日渐与床无缘
凌晨三四点就要下地干活
或去钓鱼

在他把始丰溪里的
鱼儿们钓到桶里的那一刻
他很快乐，在他把大小不一的鱼儿
送给邻居们的那一刻，他更开心

我爱在他送来的鱼里
挑出个头小的
趁着日暮，放归不远处
流向始丰溪的小河

记得有一回是五条
差不多机灵的小鲫鱼
我称他们伍兄弟
我愿兄弟们和我一样傻
一样欢快！刷刷刷顺流而下
赶在天黑前回到家乡

熟路

在熟悉的平桥开车
经过某些熟悉不过的路段
眼看路上空无一人
也爱按响喇叭，提醒两下

不为别的
只为去世于此的乡亲
他们的魂儿，早早躲开
不再被埋头飞驰
钢铁的怪兽撞个粉碎

我想好心的云梯
会张开双臂护送他们回来
多好的闹暖的日子
总被好心肠的风儿
烘在手心的人间
多美的画幅，同台展阅